

这个冬季来了一场“民间曲艺表演赛”，让观者心里一亮—— 这些曲调，好多年没听过了

□本报记者 王平 文/图

来自民间的东西，有着民间的特殊吸引力。12月21日至22日，首届“南阳市民间曲艺表演赛”的三场比赛，将南阳民间曲艺爱好者聚集在了一起。大调曲子、三弦书、鼓儿词……这些在南阳土生土长的艺术之树，这些承载着南阳乡土历史传奇的草根文化，让南阳人在口口相传的曲艺段子里，领略曲艺艺人出口成章的魅力，燃起重新审视乡土艺术的激情。



新野槐书《糜夫人驯猴》

精彩，参赛者时常活动在民间

12月22日下午，走进市群艺馆五楼音乐厅，正在演出的是西峡锣鼓曲，演员加乐队十几个人，热烈张扬，尽情尽兴；接下来是新野槐书，一曲《糜夫人驯猴》，朗朗上口，将三国故事和新野猴戏巧妙结合。一名观众边鼓掌边感叹：好多年没听过槐书了，以为早就没人会唱了……

由市文广新局主办、市群艺馆等承办的首届“南阳市民间曲艺表演赛”，接连三场的比赛，将南阳民间曲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。十多个曲种，三四十个节目，参赛者全部来自民

间，没有一个专业演员，像槐书、蛤蟆喻、渔鼓，一些人们以为已经灭绝的曲种，也一一浮出水面。

品其乐，甚觉民间曲艺可贵；品其人，尤觉民间艺人可敬。

来自方城县的三弦书艺人潘桂荣，80岁了，演唱三弦书《武松打店》，唱功且不说，那手中的八角鼓打哩，内行人听了都说“绝对是童子功，曲艺界无人能比”。

新野槐书的演唱者是54岁的马桂芝，上世纪80年代就参加过曲艺会演，这些年一直活跃在民间。

大调曲子的参赛者更多，曲目古

今兼备，演唱高雅大方，让人听之入迷。

三场比赛下来，评委们一致认为，这些参赛者一定时常活动在民间，不然没这个水平！

果不其然。西峡县曲艺作家曹刚林告诉记者，此次西峡县参赛的锣鼓曲演员全部来自该县重阳镇五朵村，那儿的村民大部分人都会唱锣鼓曲，逢年过节，婚嫁娶，起房盖屋，集会庆典，多有锣鼓曲捧场。锣鼓曲是热闹乡村的流动风景，不论城镇乡村，农舍场院，锣鼓一敲，就是一场热闹的联欢。

想法，挖掘发现濒危曲艺项目

南阳是曲艺之乡，是曾经的“书山曲海”，南阳有历史传承下来的丰厚的曲艺资源，中原三大曲种南阳有其二——大调曲和三弦书。南阳还有盆地流派的鼓儿词，新野独有的槐书，西峡、浙川的锣鼓曲，桐柏渔鼓等。单说大调曲子就有500年以上历史，传统曲目千篇以上，音乐曲牌200多个，其音乐和文学的丰富性，在全国360多个曲种中也属凤毛麟角，能与四川清音、上海评弹、京韵大鼓、东北二人转媲美争妍。

这些年，南阳曲艺同许多传统艺

术一样，遭受多元文化的冲击，举步维艰。此次举办的民间曲艺表演赛，其宗旨就是了解民间曲艺生存现状，进一步挖掘、发现濒临灭绝的曲艺项目，挖掘、发现民间曲艺传承人，为我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依据。

举办比赛，非遗保护是出发点，但回过头，再听听看看这些曲艺唱段，有人这么说：“这才叫原汁原味，这才是中国人的根，听一会儿内心就不浮躁了。”

民间曲艺以阵容最庞大的平民百姓为基本观众和服务对象，好段子

通俗易懂，教人向善，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然而，就像三弦书老艺人潘桂荣手里的八角鼓，这些“绝活”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支离破碎。“很多东西如果现在不收集，将来想收集也收集不来了。”市群艺馆馆长姜华健说，科学保护曲艺艺术，不仅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更是社会的责任、民族的责任。比赛结束后，市群艺馆将邀请潘桂荣等曲艺艺人来到南阳，为他们建艺术档案，将他们演唱的段子录成音频、视频，以便保护传承。

可否，白河边建一道曲艺风景线

此次表演赛，著名曲艺作家、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阎天民是评委之一。他说，看完比赛后很振奋，南阳是真正的曲艺之乡，大调曲之雅俗共赏，三弦书之火爆刚烈，文学之多彩，音乐之优美，读之拍案惊奇，听之引人入胜。获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八卷本《南阳曲艺作品全集》的出版，南阳板头曲光碟的制作发行等都是政府行为。政府如果再进一步加大曲艺的

扶持力度，多提供曲艺展示的平台，咱南阳曲艺能跟全国比、跟世界比。

姜华健则认为，城市规划，文化应当尽可能地参与进去。举办曲艺表演赛，不只是让老年人回味，还要让青年人接受。他说，白河湿地公园是南阳的“生态轴、发展轴、景观轴”，南阳民间曲艺语言通俗易懂，表演生动活泼，既容易接受又易于记诵和模仿，如果能在白河边布上固定的曲艺

演出点，由市群艺馆和两区文化馆统筹管起来，并招募志愿者管理、演出，那么，这道曲艺风景线必然会成为南阳城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，市民和外来游客走在白河边，看一看南阳的美丽风光，听一听地道的南阳乡音，不但会提升南阳本地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，对宣传南阳、传递“大美南阳”正能量，也必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⑦2

旁边有个卖水果的，于是萨娘（那时还是孙家二小姐）就买了一斤李子，还难得体贴地想等萨爹来了给他也尝尝鲜。

李子买好，二小姐挑了个大的，用袖子一擦就要往嘴里填。说来有趣，看萨娘当年照片，是一典型的淑女，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呢？

还要说那句话，学工的嘛，几年工科学下来，开拖拉机出去实习连人家老玉米都偷，这淑女也就剩下照片上那点儿影子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影飞驰而来，一巴掌打在二小姐手腕上，李子当场落地。错愕中抬头一看，正是萨爹。此人刹住车，对着二小姐训道：“桃养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埋死人，这东西你也吃？！”

萨爹一向温文尔雅，忽然发脾气令人吃惊。但二小姐又哪里是吃素的，惊讶过后便是火往上撞：“嘿，我吃什么你都要管啊！这大庭广众的，还没嫁给你呢，就这样猖狂！”二小姐当时就蹦起来了。

后面的版本有好几个，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有说萨的舅舅正好路过看见，过来给拉开，教训了萨娘一顿，就此了结（萨爹版）；有说萨娘摔了李子就走，扬言要吹，萨爹登门再三道歉保证才算结束（萨娘版）；有说萨娘摔了李子，从自行车夹袋里抽出一把大扳手追得萨爹满街跑（萨一个当作家舅舅所说版本，我认为最不能信，野蛮女友绝没有提前三十年问世的道理）。

求证于萨爹，问急了，老爷子顾左右而言他，道：“你知道么，你妈，用唱戏的说法，那是‘抗旨’啊。那句‘李子树下埋死人’的话是溥仪亲口说的，所以印象比较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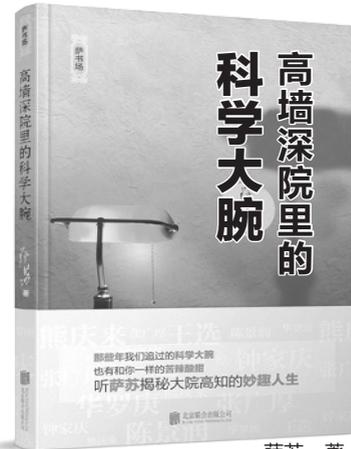
“哪个溥仪？”“爱新觉罗·溥仪，宣统皇帝呗。”“您还见过宣统皇帝？”

“是啊，1960年，我从北大毕业那年。”经过萨爹一讲，才知道分配到科学院，和萨90年代到机场一样，都是要先下去劳动一段的。不过萨的遭遇可比萨爹惨多了。我是到机场外场推了三个月飞机轮子，风里雨里，白天黑夜。萨爹他们呢，是到科学院所属的植物所劳动三个月，摆弄摆弄花草，蛮文雅的活呢。看得出来，院里安排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去植物所劳动，并不是想让他们“在烈日下燃烧青春”，也是别有一番良苦用心的。

没过几天，安排他们到香山植物园去参观，院里派了个姓崔的干部带他们。

下期请看：在香山植物园，他们见到了溥仪。⑦2

纪实



萨苏 著

40